



百柱堂全集

王柏心 著
六册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崇文书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百柱堂全集

六冊

〔清〕王柏心著
張俊綸點校

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

誄 祭文 告文

汪君綱菴誄有序

咸豐壬子十一月十三日，粵西賊陷漢陽，汪君綱菴以罵賊爲賊所刃，死於漢陽城西門內。至丁巳事聞於朝，始蒙褒卹，以衣冠招魂而葬。嗣君家政纂君行狀，徵誄於柏心。

迹君生平，美善紛綸。其卓犖過人者有三焉：議楚北禦賊，宜堅守岳陽。賊順江而下，大府棄漢陽不守。君謂江漢猶脣齒，漢陽棄，則鄂豈能獨存？其言竟驗。此遠識也。賊犯漢陽，或語君未膺祿秩，可亟徙避。君不從，竟以身當之。此定志也。賊至，君置不絕口，蹈白刃無懼色，竟殘其軀。此大節也。謹按，士之有誄，自縣賁父始，彼固毅然死節者也。君有過人者三，準於法宜誄，以彰其義，以闡其烈，以風於千百世。於是援翰而誄之。其詞曰：

王歟死齊，孔鮒死陳。義激匹士，不必弁紳。烈烈汪君，以義殲身。其齒可裂，其氣彌伸。君之少年，修絜博習。有母有弟，貧惟壁立。兩兄在都，微糈未及。慨然應招，石耕取給。武林迢迢，

靈樁倏萎。號泣星奔，轉還淞水。伯迓慈親，官齋戾止。君省皖南，猶勤甘旨。君於儷體，號爲最工。昭代鉅製，是萃是叢。專門章奏，既麗以雄。懸之詞苑，其光若虹。晚謝賓遊，閉關江渚。芥視弓旌，塵輕珪組。縱眺雲霞，高吟今古。避世逃名，園綺是伍。鑿齒踰嶺，東噉潭州。君言沔鄂，宜保上游。地形形便，無過巴邱。盛兵扼險，是謂伐謀。言不見采，賊已渡湖。舳艫千里，順江東趨。鄂中文武，倉皇失圖。斂兵城守，自燔其郭。君謂江漢，輔車相依。猿臂相救，足解長圍。奈何棄漢，資彼突豨。漢先淪覆，鄂安適歸？肉食者流，褒如充耳。列幟魯山，勢橫蛇豕。子泣於前，請君亟避。君麾之去，吾誓死此。賊果麇集，君嘗且忿。戟攢其胸，劍叢其吻。喋血灑地，嘗聲尤憤。與辱而生，寧潔而殞。怒嘗餘聲，沒猶未泯。鄰翁伏聽，膽裂心摧。出而語人，惻惻生哀。謂君嘗時，聲猶怒雷。賊遂亂刃，併殘其骸。嗚呼哀哉！

君未霑祿，不綰寸綬。死報國家，養士之厚。讀聖賢書，斯爲不負。視彼偷生，孰完孰朽？嗚呼哀哉！

有司上名，事聞於朝。天章褒卹，錫自雲霄。鬱鬱松阡，馬鬣崇標。魂兮歸只，巫陽上招。嗚呼哀哉！

緬君生平，三者最偶。識偉志堅，大節尤峻。草莽名尊，章縫氣振。口誅虎狼，不假寸刃。嗣君頓顙，徵撰此詞。謹著磊落，以示來茲。想見毅魄，氣吞赤眉。張髯奮頰，凜凜英姿。嗚呼哀哉！

公祭殉難各官文職。代張石卿制府作。

嗚呼！設行省於外以寄干城。凡持節綰綬，下逮一命之職，莫不有禦侮之責。城存與存，城亡與亡，臣子大義，無可逃於天地之間者也。

去歲十一月旬有四日，粵賊進犯鄂州，百道攻圍，鋒勢銳甚。諸君子以文吏乘城冒矢石，籌捍禦事，晝夜浹瘁，凡二十日。城陷，開府以下至寮案，或蹈刃罵賊，或慷慨引決，殉其難者若而人。嗚乎！亂作於粵，禍鍾於楚。諸君子身當其厄，最爲不幸。然城可壞，軀可殘，而名彌以完，節彌以堅。忠憤義烈之心，足以貫日星而壯河山！使千百世下，慕義者知所勉，隱忍偷生者慚赧無所容。防維名節，功不在全城卻敵下，豈以成敗論哉！

今者九重震悼，褒卹駢蕃，椒蘭苾芬，俎豆勿替，巍然與常山睢陽比烈焉。然則賊之所以刳屠而殘裂之者，適足成諸君子之志，而彰諸君子之烈者也。嗚乎！逆賊之罪，上通於天，亡期速矣。膏磔斧，築京觀，不過旬月事矣。諸君子魂魄有知，當快慰不暇，其又暇悲耶？嗚呼哀哉，尙饗。

祭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文

咸豐四年，歲在甲寅，季冬月下旬，王柏心謹以香楮清酌之儀，致祭於湖北按察使、前湖北布政使唐公子方之靈。

嗚呼，公固治世之良臣兮，不幸而奮身於忠烈。張空拳以摩豺牙兮，占過涉而頂滅。懷主眷未能酬兮，心鬱轡而蘊結。勢窮迫無可爲兮，漉漉焉空灑一腔之熱血。配成仁其無慚兮，嗟淪喪夫邦傑。昔抽簪而解戟兮，歸高臥乎黔陽之山。睹縱橫之枉矢兮，憤狂寇之滔天。奉命辦嚴不淹宿兮，據鞍猶壯於文淵。楚氓喜公再至兮，若長城之屹然。請提兵而擊賊兮，屢戰克而騰威。雖陳臬猶鞠旅兮，將刈此狂狡俾無遺。大帥果躁乏算略兮，獨輕進而失機。公將五百之卒以往兮，門躬寡而孰與濟師。凶黨鼓行逾十萬兮，豈孤軍孱弱所能抗。收潰卒急保上游兮，沂夏首而西向。惟據險可決死兮，乃列艦搯彼大軍之嶂。何露章遂遽劾兮，竟委罪而負謗。解兵柄授他人兮，默焉危坐夫江上之孤舟。賊乘勝以進逼兮，煙燄蔽乎滄洲。麾戰士無一應兮，各奔散而莫留。北向再拜臣力竭兮，一躍已赴乎洪流。

公夙負宏毅英達之偉略兮，其寬恕又號爲得人。曷使統全師而專閫外兮，可計日靖江國之烽塵。否亦臨戰無易將兮，收餘燼猶足以復振。奈何令塊獨若寄客兮，徒持醬肉飽沙汰之儵鱗。孰妨功而忌能兮，惟此黨人之故也。織貝錦以成文兮，齎編衷之盛怒也。繼蒼鷹又鍛其翻兮，繫飛黃而窘之以遠步也。百請百不給兮，夫何異實叢棘而令跣赴也。彼險膚何足算兮，曾不惜夫國家之良。隳士

氣而快賊志兮，卒自覆乎金湯。人生固有死兮，公身沒而名章。與雪聲之研同不磷兮，雖百千磨鍊庸何傷？

予自審若驚蹇兮，竊感公之推襟。念籌畫不足資贊助兮，所深悉者公惟抱以死報國之赤心。子克孝而走負骨兮，素旄翩其過臨。奉笑言而永絕兮，空回首于斷金。昨揮手楚招之祠兮，送公出師而麾扇。謂功成且上章兮，返東山而遊燕。驚倏化爲鬼雄兮，緬英風而馳電。悵未遂于初衣兮，晨猿哀而夜鶴怨。當公之委體淵沙兮，予亦倉皇而避地。繼又痛夫乾蔭之傾兮，昏瞽奪其神智。闕哀誄于石交兮，負幽冥而潛媿。今乃睹靈輜之還黔兮，幾欲傾滄江而爲淚。

亂曰：公騎長鯨騶文魚兮，噴薄洪濤壯靈胥兮。潛麾蒼兕助天誅兮，殪彼貪狼控威弧兮。重爲誄曰：紛綸褒卹公無恫兮，椒荔千春廟貌崇兮。黎平督師黔產同兮，山川英傑炳雙忠兮。嗚呼，尙饗！

祭前署安徽巡撫李公文

惟。年月日，王柏心謹以香楮酒醴之儀，致祭於前署安徽巡撫李公之靈。

嗚乎！自豺獮狂噬，虐饑張天，能逆而折其鋒者，莫如公最先。齒少於羣帥，而卓然爲人傑，

又能以父子死忠者，亦莫如公最烈。當公之擁戈船浮湘而下也，用數千之衆，摧十餘萬之奔鯨，冒危喋血，首入鄂城。號泣於先公授命之所，得其遺骸，面目如生。其時軍中將士及江上殘黎，莫不頌公忠孝，爲之涕淚縱橫。而公遂以善戰名。

帝曰虎臣，國之禦侮。往陳臬事，予惟嘉汝。復自江州，進師援楚。親攻堅壘，竟拔漢陽。師中錫命，開藩皖量。於是勢英六，剴霍山，鑿凶而出，轉鬪於舒廬之間。經行戰地，彌數百里，無居民、無市闐。糧食乏絕，徑路險艱。公以忠義激之部曲，皆忍飢疾鬪，戰血朱殷。開府曾未浹旬，落職之詔已至。謗書盈篋，齟齬相繼。公持羸卒不滿五千，累八九月不得饋餉。米鹽菜茹俱斷，士相與顛踣而委甲仗。然公誓吞梟獍，意氣彌壯。自起流涕，撫慰士卒，衆無不銜恩效命，踴躍奮發，猶能枵腹裹瘡。鼓勇乘勝，飲鑿齒之血，而啖猋貍之骨。

大帥高壘，日督公戰。公之威聲，久爲賊憚。瞰公之孤軍無援，麾下潰散，悉其僞衆，鼓其獷悍。務欲覆公，以快其屠剽。公獨與賓佐百數十人，力拒壘門，搏戰不休。賊陷公營，遂見俘囚，詈不絕口。卒遭害於廬州北郭，而傳其首於金陵逆酋。方賊始至，或勸公勿留。公曰：「負國恩，隳家聲，將與狗彘同羞。必死於此，白刃吾所求也。恨不能爲國家殄此寇讎爾。」嗚呼，哀哉！

人知公之詞翰敏速，壯如怒潮，疾如震雷。孰知其蘊韓白之才，而兼頗牧之略。大小數百戰，殺賊積若邱山，而未嘗有宿飽與贏財。撫衆之仁，與士之最下者，共甘苦，同樂哀。臨敵之勇，矢

石當前，氣不少摧。謙退以泯矜伐，誠信以絕疑猜。其視毀譽榮辱，不啻輕塵之與浮埃。忠可以格九重，而不能勝讒忌之口；才可以戡大難，而不能免跋扈之咎。譬若有飛黃駉駉於此，薦之以荆棘，奪之以芻豆。方使服鹽車，上太行，又操箠策從其後。則惟有折脛絕蹟，顛墜陵阜而已矣。悲夫！天生良將，以芟羣醜。甫展其用，百掣其肘。肝腦橫兮膏塗，原藪無亦蒼蒼者。未欲悔禍，豈獨公之所遭爲不偶。嗚乎哀哉！

公之推賢下士，有信陵之風。雖迂儒若下走，猶采姓字以徹宸聰。既自審其固陋，未贊畫於軍中。然殷勤薦禰，高義比華嵩矣。謂公且廓清摧陷，嚮告功。藉手文字，勒銘景鍾。孰意大星隕而玉帳空。歸元何日，哭野無從。惟有光昭壯烈，揚厲精忠。聊師哀些，遙慰鬼雄。詞雖樸遯，敬以酬知己，達愚悰而已。

嗚乎哀哉！伏惟尙饗。

祭蔡衡香進士文

茫茫靈化，理不可推。蓬榛競擢，椒桂先摧。召彼巫陽，訊之靈著。疇司其命，而生有涯。伊惟哲人，實稟瑰異。誕秀華宗，蜚英綺歲。璞吐虹文，劍騰虎氣。文陣擎旗，詞壇拔幟。楚天鵬鶚，

燕市騏驎。橫翔劍翮，獨步蘭筋。萬目駭駭，驚爲健者。竚躡金鼇，還乘珂馬。玉堂不貢，金門未排。南轅返轡，歸臥章臺。

宅近蘭成，居鄰宋玉。餐勝栖沖，遺榮棄俗。汲古縹囊，搜奇逸竹。獵彼芬華，助余膏沐。疾起濡翰，鞭撻風騷。手驅奔電，氣湧秋潮。千詩未止，百賦逾豪。餘力所撼，海震山搖。尤工倚聲，流商刻羽。莽莽蒼涼，喁喁兒女。緱嶺鳳笙，洞庭鼉鼓。高下諧聲，洪纖按部。鶴書方促，鳧舄將飛。遽驚易簣，竟罷牽絲。案塵未暮，篋草猶披。鼎砂難就，舟壑潛移。子之清尚，通而有節。浮湛泥滓，皜然霜雪。子之沖度，見者心傾。進不忤物，退不矯情。以子之才，方致遠大。占子之年，方未有艾。

昊天不弔，龍蛇告凶。梗楠傾幹，箇簠凋叢。隋珠沈岸，荆玉埋峰。騎箕算促，止鵬數窮。伊子於我，傾衿良厚。出其篇章，輒屬可否。凡有糾繆，虛懷悉受。子貌彌溫，予顏益忸。子自去歲，親錄所作。屹屹不休，如將有託。蛟惜委鱗，犀珍遺角。短生之憂，將毋先覺。又嘗語我，匪慕鳴騶。埃余十載，拂衣林邱。結隣山水，狎主鸞鷗。侶攜禽向，逕關羊求。

何圖吾子，遽爾撒瑟。期絕牙絃，惠亡莊質。始聞凶耗，謂不至是。夢子來告，云予不死。今入子門，素旌翩翻。室來弔鶴，幃慘啼鵑。去歲之冬，渚宮相見。結佩攬環，從容談讌。風流如昨，邈若山河。酒鑪會少，隣笛哀多。鍾沉德水，劍沒豐城。遺響不墜，光氣常蒸。覽子篇帙，足寶榮

名。干雲燭天，儼遇精靈。

公祭殉難將士文代

嗚呼！起熊羆虓虎之士，以捍危城。幸則折衝盪寇，不幸則以身殉之，榮于通侯多矣。去歲十二月朔有四日，粵賊陷鄂州，城中自大帥、偏裨、士卒、練勇，有隸本營、有由檄調召募者，同時殉難，凡若而人。夫賊非難制，而介冑之士，委戈奔北者相望也。此邦將士獨能抗節，以撓蛇豕之鋒。至於斷脰陷胸，一瞑而萬世不視，皆甘心不悔。此足令戰陣無勇者，聞之生魂矣！

嗟茲壯士，推其果毅之氣、壯烈之風，生雖不能馘此狂醜，死猶當爲厲鬼以殺賊。今者逆氛漸逼金陵，倘有披髮雲中，提戈叱咤，助國家迅剪凶渠，或者其毅魄之英靈乎？若爾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嗚乎哀哉！尙饗。

公祭鄂城殉難紳士文代

嗚呼！仁義何常蹈之，則爲君子故。有死或重於泰山者，其惟名節之謂乎？去歲十一月十四日，

粵賊進犯鄂州，攻圍二十日而城陷。此邦搢紳之流，衣冠之族，以及市井坊郭之民，或登城助守，臨難隕軀；或闔門自經，或沈于水，或被凶刃斃於家。及道路暴骨如草莽，賊又取尸投諸江，填築城址，其慘酷至此。凡遇害者若而人。

嗚乎。長蛇薦食，虐始于鄂。嗟爾士民，非必有城池完庫之責，非盡聞詩書禮義之訓，而能激於名節，破宗喪身，不受凶逆迫脅。乃知國家恩德之固結者深，忠義之鬱勃者厚，益以見賊之不難平也。

嗚乎。露骸殘骼，焚燬室廬。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自昔兇暴殘虐未有若此賊之酷者；鄂州遭兵，亦未有若此之慘者。九京有知，必將隱助三軍，剪除元惡，一快其復讎報怨之心。則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焉。想爾精靈，豈忘斯恥。嗚乎哀哉！尚饗。

公祭殉難官眷及民間婦女文代

嗚乎！冒刃沈淵，壯士猶有難色，況於女子乎？然而秉禮義者，患難不足畏也。蹈貞烈者，威力不能屈也。孰謂閨檐無奇節哉！去歲十二月朔有四日，粵賊陷鄂州，其時在城者，仕宦命婦與笄而未字者，及本土衣冠望族、閭里民家各婦女，聞變投繯，或自沉于水，凡若而人。

嗚乎！桂之薰也焚而愈馥，玉之貞也磨而愈堅。諸媛懷清履潔，視死如歸，豈嘗爲不朽之芳名計哉！義烈所激，得自性生，起而蹈之，其甘如飴。回視夫醜顏偷生，終淪污脅者，賢不肖相去何如也？

嗟乎！處死之際難矣哉。一念濡回，榮辱天壤。諸媛固有習聞圖訓，亦有未誦女史者，而舍身全節，不約皆同。自非果決發於志氣，勁正出於天性，何以有是？

嗚乎！猘獠狂噬，禍及笄巾，凡茲女士，遘閔尤凶。然貞白無虧，烈而且多。若此，非獨異日綽楔之榮，亦千載所當式爲禮宗者。逝者有知，可以收淚於九泉矣。嗚乎哀哉！尙饗。

告龍神文

惟。今上御極之十一年，歲次辛酉，螺山市居民等，謹以香楮清酌之儀，致告于龍神之靈而言曰：

蓋聞具變化之靈者，不駭俗以自炫；首鱗族之尊者，不近人以自卑。故蟄於山則不厭層巖之峻，潛於淵則不厭大澤之深。蓋非是不足以適其性、崇其體也。螺山上市江隄於去夏告潰。八月以後，洪潦復至，外護二洲，忽然中裂，延及岸址，圯爲深潭，長且里許，闊將百丈，漂沒廬墓，不可勝

計。僉以爲風浪雖猛，非神力不至是，遂謂淵中有龍神處此。初疑鼃鼃之類，乘濤肆虐，假竊神名，既而傾圯益甚，怪異頻徵，遠近訛言，且謂神將降罰於茲土。於是居人憂悸，罔知所措。竊念此方，視它境壤瘠而民樸，既遭昏墊，蕩析離居，困苦極矣。不蒙神恤，反將加之重譴。民則何辜？遂難解免耶？今亦不敢自寬刻責，謹與父老子弟，夙夜齋慄，念咎不遑，洗濯其心，潔清其慮，擇日於決岸之側，立壇召僧，諷宣梵唄，將借慈悲，用宏濟度，且瀝微忱，昭告於神。

夫棄尊嚴之水府，而與常鱗凡介雜處潢汙行潦間，不可謂智；破阡陌，壞民居，大爲陷穽，斷往來津渡，不可謂仁；負其汨陵谷、水下土之材，以淪胥乎飢寒無聊之赤子，不可謂勇。使果鯨蛟蜃鰐，敢行冒托，能作禍崇，則望約束而屏除之，無作神羞。如其神偶翔遊淹留茲土，則願超然遠舉，徙於幽邃潏潏之區，近則洞庭，遠則溟渤，屈蟠其間，何在不可爲靈湫者？俾我民亦將邀福於神，長無驚恐。爾田爾宅，安全生聚。盡力耕耘，上納國家租賦。以其暇日，型仁講讓，益美風俗。斯則神之大智大仁大勇，所以輔翊上天好生之德，我民將世世永有賴焉。其敢忘神之大惠，敢布腹心，惟鑒而閔之，無任悚息待命之至。謹告。

仕兒及其婦唐氏啓殯改葬告文

惟。年月日。期服生邁園老人命孫傳綬，以香楮酒醴庶羞告於故太學生、三兒信甫暨兒婦孝烈唐氏二姑之靈：

哀汝夫婦，並促天年，既赴杳冥之域，宜謀窀穸之安。已擇期於月之某日，啓汝夫婦之殯，移柩合窆於本市白鶴山麓爲塋。枕岡負嶺，得遠沮洳。表江裏湖，足資環抱。可以妥體魄，可以棲英靈。嗚呼！天才英絕，奇節貞堅。雙摧連理，同穴重泉。文燄凌霄，天書表闕。雖闕邱墳，猶懸日月。汝夫婦靈爽，其式憑之。

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

駢體文

昆陽漢世祖廟碑

粵若鯨波蕩瀟之秋，鼉極沸騰之際，則蒼靈啓聖，元祇協符。奮風雲而埽妖氛，配日月而昭復旦。宣重光于烈祖，慰僉后於蒸民。海宇不可一日弗安也，宗禋不可一日或墜也。昔者迹肇唐郊，玉鉞遙清乎丹浦；威伸殷武，琱戈用克夫鬼方。雖復圖籙凝庥，共球紹服。而雍容主鬯，殊非龍戰之時；赫濯承基，無事鷹揚之旅。亦有芟夷尋灌，配天者四百年；龕定商奄，殄祀者五十國。會岐陽之車馬，吉戊來同；奉高廟之神靈，橫庚斯協。雖皆克還舊物，光啓中興。然而寓縣未極其分崩，黔黎未深於焚溺。埽除自速，耆定非難，其有乏一成一旅之基，奮百戰百勝之略。智勇錫而天人應，創守兼而謨烈隆。恢恢乎惟漢之光武帝乎？

當夫炎祚中微，奸臣盜柄，騁窮凶於澆羿，肆狂噬於猋猱。五威九虎之師，縱橫中外；王田國息之制，荼毒閭閻。九土痛心，萬方疾首，中原鼎沸，豪傑雲興。平陵黃犢之變生，下江綠林之兵

起。帝篤其眷，乃命真人。始則佳氣生陵，神光照室。應樞電流虹之瑞，稟隆準日角之奇。韜迹州邦，晦心耕稼。遂乃龍攄白水，虎步南陽。應赤伏以興師，耀絳衣而問罪。造攻新野，決勝泚西，奄有昆陽，直通宛下，俄而尋邑。以百萬之衆，徑壓孤城，地道橫衝，雲梯俯瞰。戈鋌之影蔽日，鉦鼓之聲震天。析骸而炊，守陴皆哭。帝乃奮其武怒，運厥威神，躬馳大敵之場，獨決背城之戰。雷霆下擊，天摧虎豹之軍；風雨橫馳，地埽鯨鯢之穴。車甲積于水上，屋瓦飛於空中。髑髏爲臺，肩髀作塚。功踰於漂杵，事捷於摧枯。遂使威斗嬰災，漸臺授首。一戰之勳，斯爲烈矣。

由是率司隸之僚屬，復漢官之威儀。持節渡河，除苛布澤。親徇薊北，進拔邯鄲。於是皇度未清，羣雄方競。三輔之紀綱再紊，四方之威命不行。帝也恢奄旬之模，值樂推之會。燔柴鄙邑，定鼎洛陽。謳歌獄訟之歸，不期而自至；寄象狄鞮之使，不召而咸臻。指麾而大業成矣，端拱而皇猷定矣。昔周詰戎兵，功資方召，漢收策力，任寄韓彭。必駕馭乎羣力，乃芟除乎大難。帝則勝惟廟算，戰必親征。俘鄧奉于堵陽，摧董憲於昌慮。殄青犢於射犬，降張步於臨菑。幸汧源而隴右平，次關中而蜀都震。以及銅馬赤眉之輩，龐萌蘇茂之倫，莫不向七萃以倒戈，望六師而解甲。雖宅中圖大，不云天步既康；雖基命肇邦，不敢宸居自逸。此即射十日於濛汜，繳大風於青邱。景亳之師十一征，楚漢之際七十戰。詎得加茲震疊，踰此威稜，此則帝之武也。埽荒屯者，多未遑夫制作；除禍難者，或不足于治平。帝則念切納陛，仁深解網，劍賜騎士，馬駕鼓車。併郡國而減吏員，引